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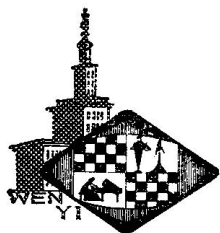
赤胆忠心

(评书)



出版社

1239.87/14



广播文艺丛书

评 书

赤胆忠心

根据王火同名小说改编

袁阔成 口述

田维贤 谭允中 整理

广播出版社

目 录

- 第一回 闹罢工夏连凤贪杯误事
杀鬼子节振国刀劈小本…………… (1)
- 第二回 救嫂嫂杨作霖空手夺枪
遇叛徒爱国者见义勇为…………… (15)
- 第三回 衣柜内巧藏身作霖脱险
魔窟中出毒计特务提媒…………… (29)
- 第四回 喜相逢说以往兄弟相会
找八路腰带山路打不平…………… (43)
- 第五回 节振国为抗日保护百姓
雪里红除孽种枪毙惯匪…………… (56)
- 第六回 遇工友三兄弟合力同心
进唐山会作霖设计除害…………… (69)
- 第七回 扮新娘杨作霖大闹洞房
诳二老夏连凤丧尽天良…………… (81)
- 第八回 胡志发指明路组织武装
张庄子议大事筹办枪粮…………… (92)
- 第九回 榛子镇出奇兵大获全胜
赵矿外游击队首战被围…………… (105)

第十回	解重围八路军神兵天降 胡政委展韬略顿消愁云……………	(118)
第十一回	取药品二英雄深入林西 进医院高院长智斗敌人……………	(129)
第十二回	李亚斋定毒计大闹医院 节振国除叛徒胜利归来……………	(142)
第十三回	曹庄子探玉兰身处绝境 鹅脖峰打伏击搭救作霖……………	(155)
第十四回	擒谷村想妙策走马换将 见滨田上唐山文彪下书……………	(166)
第十五回	中圈套大沙洼地雷开花 反扫荡榛子镇设置据点……………	(178)
第十六回	探情报万盛聚开市大吉 布迷阵青松店为民除害……………	(189)
第十七回	鬼子兵讨伐战叫苦连天 曹大头酗酒吐露真言……………	(200)
第十八回	闪电战双崖山振国除奸 奏凯旋金庄外胜利会师……………	(211)

第一回 闹罢工夏连凤贪杯误事 杀鬼子节振国刀劈小本

一九三八年春天，冀东唐山所辖赵各庄矿，发生了大罢工。这个矿有一万多名矿工。一天，全矿的矿工，不堪英国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五矿大罢工。这五矿是：唐山、林西、唐家庄、赵各庄、马家沟。一矿罢工，四矿支援。

在赵各庄矿，有一个年轻人，姓节，叫节振国。他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有一身好武艺，威望特别高。节振国为人正直，惯打不平，不论哪个矿工兄弟，受了英国资本家和把头的欺侮，他都要挺身而出。所以很多矿工兄弟有了事，都爱跟振国商量。

老节有几个好朋友。头一个是和他在同一个“掌子”上干活的支柱工，姓胡，叫胡志发。老胡教会大家许多东西。为什么包工大柜越来越阔？为什么资本家越来越肥？为什么矿工吃不上、穿不上？经过老胡给大家一说，矿工兄弟的心里象敞开了两扇大门，豁亮极了。起初，人们以为，穷都是命中注定的，原来不是命，是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矿工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有些知心话，都愿意和老胡谈。老胡是节振国最好的朋友。

振国还有两个朋友，都是磕头的盟兄弟。一个姓夏，叫夏连凤。他和振国在一起做工，又是乡亲，情同手足。振国

• 1 •

的另一盟兄弟，姓杨，叫杨作霖。这个人比较年轻，才二十岁。小伙子非常聪明，十分勇敢。跟老节学了许多拳脚，每天喜欢舞枪弄棒，练了一身好功夫。盟兄弟三人，节振国是老大，夏连凤是老二，杨作霖排行老三。

夏连凤这个人比较活跃，什么包工大柜，煤矿公司，甚至和英国人他都能说上几句话。平时，夏连凤爱玩，还能唱上几句，在这一带人缘不错。他有个嗜好：爱喝酒。近来因为参加了罢工，手里的一点点钱都花光了，想喝酒，没钱，急得他在老节家里直转悠。

老节的夫人对夏连凤很好，待他如同自己的亲兄弟。看见夏连凤这个样子，就知道他又馋酒喝了。“给你几个钱，喝两口去吧！”嫂子真疼他呀！夏连凤把钱接到手里，便说：“嫂子，晚上家里的饭怎么办？”“不要紧，咱们还有粥喝。”“嫂子，你太苦了……”“苦点不算什么！没听你哥哥说吗，罢工不胜利，死也不开工。我们穷的要有志气！有骨气！”“嫂子说的对，我先喝点去。”说着夏连凤拿着钱，跑出去了。

离家不远就是个小酒铺。这酒铺前些日子生意还不错。近来因为罢工，有些萧条。夏连凤来到酒铺，掌柜的感到很稀罕，就问：“夏老弟，怎么总不来啊？”“腰里不富裕。”

“其实那有什么关系，尽管来喝吧！喝完写帐不就行了。”

“写到帐上，早晚得还啊！”“您坐下，打半斤吗？”“半斤？哪有那么多钱？二两。”“二两？酒量抽抽啦？！”“你甭管。”掌柜的给打了二两酒，夏连凤又买了一小碟花生米，坐下喝起来了。酒铺里没什么人喝酒，掌柜的无事可做，就跟夏连凤聊天。“夏老弟，罢工还得些日子吧？”

“告诉你，矿上要是不答应工人的条件，永远甭想开工！”
“这次看来大家心很齐呀！”“对了，我们工人就是心齐！”
“领头的人够硬啊！据说是老节，老节不是你的朋友吗？”
“是啊！老节是我大哥。”“听说还是纠察大队长。这个人真了不起！”“瞎！我大哥为人从来都是两肋插刀，不管风也好，雨也好，他始终站在工人弟兄的最前面。”“了不起……”话还没说完，只见里屋门帘一挑，走出一个人来。

里屋是掌柜的卧室，只见里屋出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很瘦，三十来岁，黄白净子脸膛，两道细眉毛，眉梢往下牵拉着，一双小圆眼睛，蒜头鼻子，嘴象菱角似的，元宝耳朵，留着小分头，身上穿着一件长袍，脸上乐呵呵地走过来叫了一声：“夏先生！”夏连凤不认识他，愣住了。问掌柜的：“哎！这位是谁？”“这是我表弟，也是个买卖人，姓刘。”“哦，刘先生。坐吧，坐吧！”“好好，夏先生在这喝了一会啦？”“刚喝。”“表哥，你去把我存在你这儿的酒拿来，那是从烧锅打来的，七十五度，最好的了。我跟夏先生在一块儿喝喝。”“刘先生，不不不，我不能喝酒，再喝就醉了！”“哪儿的话？烟酒不分家嘛！夏先生赏个脸，我听说你们都是爱交朋友的人。这算得了什么？是不是以后怕我喝你的酒？”“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得了，喝！”这回摆上来的菜就不是一碟花生米了，姓刘的弄了好几个菜，俩人坐在一起一盅对一盅喝开了。

喝酒，对夏连凤来说架不住三让，姓刘的让得勤，夏连凤喝得多，左一杯，右一杯，边喝边说，话越来越多。姓刘的很会说话。同时，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他都知道点。说来说去，就说到做买卖：“近来困难啊！听

说口外的生意不错，可有一样……”姓刘的说到这儿，压低了声音，用神秘的眼光往外看了看，又往里屋扫了一眼，周围没有什么变化，接着又说：“夏先生，口外做生意能赚钱，不瞒你说，那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据说这些人待人和气，买卖公平，不知道夏先生那边有没有朋友？”夏连凤听到这儿，把脑袋一晃，似乎自己很了不起。“朋友！你是说八路军的朋友吗？”“对。”“有啊！”这话是应该夏连凤回答的吗？不是。那么，是谁回答的呢？是酒。夏连凤喝多了，把实话全说了。姓刘的听了以后，高兴极了。“来来来，咱们碰了这杯！碰了这杯！”“别碰了，我喝多了。”

“来吧！”姓刘的一扬脖，“滋溜”一下，两个人各自又干杯了。

贪了酒，误了事，夏连凤早把今天工人纠察队开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喝醉了，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出的酒铺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夏连凤明白过来了。哎哟！觉得身上不对劲，怎么脸上、身上湿漉漉的？是谁用水浇我来着？夏连凤坐在一张罗圈椅子上，不是随随便便坐着，而是被绑在上面。“哟！谁把我捆上了？”这时候，夏连凤神智清醒啦！睁眼一看：他呆的这间屋子，是三间北房一通联。迎面墙上悬着一面日本鬼子的膏药旗，旗子上写着四个字——“武运长久”。夏连凤的对面，有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有电话、暖壶、茶杯，还有一盘鲜货；另外，还有纸、笔、文具盒子等不少东西。扭头一看：靠西墙根下有一套沙发，两个沙发之间，摆着茶几，茶几上好象放着一台收音机。其实，那是一台收发报机。在写字台的两边站着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夏连凤愣了，简直是目瞪口呆呀！他身后过来

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和他在酒铺推杯换盏、呼兄唤弟的那个买
卖人。“这不是刘先生吗？”“嘿嘿！夏先生。”姓刘的狞笑
着说了一声，“没想到吧？咱们俩人有缘啊！你在酒铺里仅仅
跟我说了一半儿话。你不是认识八路军吗？那好，你说吧！
节振国是不是共产党？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和共产党怎么联
系？……”“不不不！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嗯，
不说实话！……”姓刘的话还没说完，对面“咯噔、咯噔”
走过来一个人，夏连凤抬头一看，只见此人矮个子，胖胖
的，脑袋剃得锃亮，鼻子下留着一小撮卫生胡，拧着两道凶
眉，瞪着一双恶眼，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日本鬼子
的军官。这个军官，脚下蹬着一双长筒高腰大皮靴，走到夏连
凤面前，往那一站，用手拍了拍夏连凤的肩头，“喂！你的害
怕的不要，你的实话的说，我钱的大大给！”“我不知道。
真的。”“什么不知道？实话的不说！”鬼子用手一比划，
要给夏连凤点颜色看看。旁边有条老虎凳，有人过来把夏连
凤架到老虎凳上。哎哟！一上刑，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
着夏连凤的脸上往下淌。工夫不大，夏连凤昏过去了。一个
鬼子用一碗凉水往夏连凤脸上一喷，夏连凤又醒过来了，睁
开了眼睛。姓刘的又说话了：“夏老弟，说实话吧！节振
国是不是共产党？嗯，还有谁？”“我真不知道哇！”“好好
问你，你定然不说。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吊起来！”当时，
有人用绳子把夏连凤捆好，吊在房梁上，用皮鞭子抽，皮鞭
子上还蘸了水。刚才的老虎凳，夏连凤就尝够了“滋味”，
现在吊起来一顿毒打，夏连凤就受不了啦，“慢着！慢着！我
说。”“嗯，好。”姓刘的点点头，转过头来看看鬼子军
官，鬼子军官冷笑了一声：“顶好！说吧！”夏连凤心说：

节大哥呀，节大哥，我对不起你呀！我不说不行啦！实在受不了啦！不然我就活不了啦。为了活命，夏连凤就这样当了可耻的叛徒。“节振国是共产党。”“还有谁？”“还有一个姓杨的，叫杨作霖。”“他是干什么的？”“共产党。”“还有谁？”“还有……”这个叛徒，他把自己能叫上名字来的、认识的都告诉鬼子了。其实，这个时候，节振国、杨作霖还没有入党呢！可是，鬼子不管，一律下毒手。

原来，矿工罢工后，英国鬼子一看工人们罢工的决心很大，说什么也不上工，这样延续下去，损失太大。就想了个办法，跟日本人勾搭在一块儿。他们想：日本人打仗需要煤，只要日本人把罢工镇压下去，我就可以多赚钱。日本人、英国人狼狈为奸，彼此利用。

夏连凤一说，鬼子军官乐了，伸手从腰里掏出贰佰块钱，递给夏连凤。叫夏连凤洗洗澡，换换衣服，买点零碎东西。告诉夏连凤：你留在宪兵队，你对皇军很有用。

第二天清晨，天刚亮。古冶日本宪兵队的大门就开了。古冶离赵各庄不远，十来里路。宪兵队大门一开，“嘟嘟嘟……”从里面开出二十几辆跨斗摩托车。车上除全副武装的鬼子兵外，还有四个便衣特务，由一个特务队长率领。另外，还有两个全副武装的伪警察。车子一出大门，就开足了马力，二十几辆摩托车象擦着地皮儿飞起来一样，眨眼工夫，就到了赵各庄矿的西大门。一进西大门，在一座小院落门口，停住了车。

车子一停，鬼子和特务象恶狼出笼一样跳下了车，在小院落的门前架起了机关枪，直挺挺的机关枪象一条昂首的毒蛇。不大工夫，鬼子和特务，把这座小院落围了个风雨不透、水

泄不通。

为首的鬼子军官，一下车就“唰”的一下把战刀拔出来了。他走到小院门前，从门缝往院里看。这是谁家的院子？正是节振国家的。节振国说什么也想不到，出卖他的就是整天和他在一起做工，所谓换心过命的好朋友、盟兄弟——夏连凤。鬼子军官拔出战刀来往里瞧：院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抬腿一脚“啪”地把门踹开了。原来门是虚掩着的。所以并不费事。

鬼子和特务象洪水似的冲进了小院儿。这个院子有三间北房，独门独院。三间北房是一明两暗。东屋住的是节振国的大哥节振德和他的老伴；西屋住的是节振国和他的夫人。敌人从院里扑进外屋。振德正从屋里出来。振国呢？振国天不亮就上罢工委员会开会去了。振德在矿上是个职员，为人忠厚老实，特别善良。对罢工，振德非常支持，从罢工那天起，他也不上班了。

节振德出来一看：“啊！日本兵。”知道出了事情。他明白了：这可能是来抓我兄弟的，幸亏我兄弟不在家。这时候，日本鬼子看见振德了，不容分说，上来就绑。绑起来后，上用拳打，下用脚踢。又闯进里屋，一看只有几个孩子和两个女人，鬼子错把振德当成振国了，所以也就放心了。鬼子在屋里东翻一把，西踢一脚，把屋里闹了个乱七八糟。

鬼子的军官叫小本三郎。他把鼻子耸了耸问振德：“你的说话，什么的干活？”振德把牙关一咬，心想：事已至此，害怕也没有用。古人说：“事到万难需放胆”。你们不是来抓我兄弟振国吗？哼！宁可我死，也不能让我兄弟落到你们手里。想到这儿，振德挺直胸膛，没理睬鬼子。鬼子官小

本三郎把眉头一皱，眼睛一瞪：“你的说话的没有？死了死了给！”说着话两手举起战刀，要劈振德。正在这个时候，忽听在鬼子官小本三郎身后有人喊：“住手！”声似霹雷，把鬼子吓了一大跳。屋子里的敌人也全都惊住了。

喊话的人是谁呢？正是节振国。振国不是开会去了吗？是啊。可是，振国到了罢工委员会一看，开会的人全没来。等了半天，没见动静，振国奇怪，就到大工房去找老胡。老胡没在。振国纳闷儿：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先回家去吧！吃过饭再说。在回家的路上，振国碰上了一个工友，也是邻居。只见这个邻居跑得满头大汗，吁吁带喘，“啊呀！老节，你干什么去？”“回家。”“你不能回家啦！”“怎么？”

“日本人把你家给包围了，门口架了机枪。”振国一听这消息，不由一愣，“哎呀！我得回家看看。”他的邻居急忙上前拦住：“鬼子包围了你家，怎么还能回去呢？”振国说：“你别拦我。”推开邻居，大步流星，跑回家去了。

振国来到家门口，见两个鬼子端着枪，枪上着刺刀，在门口站岗。老节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就闯，鬼子上前阻挡：“喂，你的什么干活？”“这是我的家。”鬼子似懂非懂，正待要问，这工夫，振国趁势一推鬼子就进院了。鬼子心里纳闷儿：这个人是干什么的？知道院里鬼子和特务人很多，就放振国进去了。

节振国来到屋里，看得很清楚：有一个鬼子军官举刀正要砍大哥，他喊了一声“住手！”把屋里的敌人都惊呆了。这时候，宪兵队长小本三郎转过身来问：“你的什么干活？”“我叫节振国。”“哦？！”鬼子明白了，刚才弄错了。“你就是节振国啊！共产党的大大的。”老节也没闹清

怎么回事，但是鬼子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还是听明白了。振国把胸膛一拍：“你们要怎么样？”小本三郎马上命令鬼子把振国捆起来。就在鬼子下令的这一刹那间，老节一回手抄起一把锋利的菜刀——老节外屋的窗台前，有一个柜橱，柜橱里放着碗、筷，以及零碎东西，这把菜刀就放在柜橱之上，前两天刚磨过，锋快。振国不是有一身好武艺吗？他手疾眼快，抄起菜刀“唰”就照鬼子小本三郎的脑袋砍去。小本三郎是个近视眼，戴的眼镜有八九百度，眼神儿不好，他的脸还没转过来呢，就听“噗！”的一声，您见过旋萝卜吗？比旋萝卜还快，这一下，小本的脑袋少了三分之二。小本站着没“滋味”了，只好躺下。

老节上前一步，扔了菜刀换战刀，动作之快，如同打闪，屋内的敌人都惊呆了、吓傻了。说时迟，那时快，振国战刀一挥，“乒、乒，噗！”把旁边的鬼子也砍倒了。振国把刀一顺，一个箭步蹿到外屋。不巧不成书嘛，巧了！外屋站着一个警察，听见屋里响，正想探头往里看，振国攥着刀就出来了，警察一看全明白了——“啊呀！我的妈呀！”当时吓昏了，“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老节把哥哥的绑绳松开，拉住振德说：“哥哥，跟我走！”说着跳后窗而去。

老实说，振国的大嫂和夫人也吓得不轻。孩子大人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工夫，院子内外的敌人就开枪了，他们从房山夹道两边儿跑过来，进屋一看：就剩他们同伙的尸首了。

振国跳出后窗，越墙而走，可振德没走成。为什么？因为振德没练过武，跑起来不方便。又怕给振国添累赘，就说：“振国，你走吧！不用管我了。你先躲一躲。”振国一

看，不走不行了，手一扶墙头，顺势就跳了出去。

振德在墙根下摸到一把劈柴的斧子，隐藏在墙角。鬼子正在四处寻找，等鬼子来到近前，振德一步窜出去，斧头一举，象劈柴一样，“噉哧咔嚓”劈倒了两个鬼子。远处的鬼子一看，尖叫一声，接着“砰！”就是一枪，善良的振德随着枪声，倒在了血泊之中。

敌人没有抓到振国，却把振国夫人带走了，当夜就押往唐山。

这个消息，象一阵旋风一样，传遍了五大矿。矿工弟兄们听了，心里痛快，都夸振国干得好！但是，也替振国的安全担心。因为敌人象疯狗一样，整天出动，到处搜查。

鬼子把节振国的夫人送到唐山。唐山日本宪兵司令滨田一听这个消息，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心想：哎呀！中国人厉害呀！普普通通的矿工之中，竟出了节振国这样的人物，决定亲自审问节振国夫人。

经过了一番布置，审讯开始了。嚯！鬼子滨田往桌前一坐，鬼子兵站立两厢，旁边站着好几个翻译，鬼子滨田叫人把节夫人玉兰带来了上来。

滨田六十多岁了，老奸巨滑。他站起身来乐了：“嘿，你不要害怕！”滨田的中国话说的还不错。“请你告诉我们，你的丈夫节振国到哪儿去啦？”夫人看了滨田一眼，心想：振国哪儿也不能去，肯定到曹庄子去了，曹庄子是什么地方？是夫人的娘家。可是，怎么能把这些情况告诉敌人呢？说什么也不能。夫人轻轻地把头摇了摇头，老鬼子滨田一看，脸马上阴沉下来了：“不说不好啊！说了对你有好处，给你钱，明白？”说着，滨田从腰里取出一叠票子，用左手举

着，举到了夫人的眼前。节夫人这时心中暗骂：日本鬼子你别痴心妄想，用几个钱叫我说出我的丈夫？你就是把金子堆得顶破了天，我也不能说。夫人越看鬼子，心里越气，一抬手，“啪”把滨田的手给打开了。打的真巧，正打在滨田左手腕子戴的金表上，鬼子“噎噎噎”往后倒退好几步。“啊！你的厉害！我不客气啦！”滨田说完，叫人把夫人吊起来，进行了毒打，打得死去活来，昏迷了过去。打完之后，把夫人押到监狱，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夫人才清醒过来，她咬了咬牙关，一声不哼。

这时候，夫人的心都碎了，她多么惦念丈夫节振国和孩子们啊！不知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夫人暗下决心：你们打吧！就是打死我也休想让我说出丈夫的去向。夫人正想呢，忽听“哗啦，吱——”门声一响，从外面进来一个人。此人浑身上下穿得干干净净，脚底下蹬着一双新皮鞋。“嫂子！”

“啊！”夫人不看则可，一看就愣住了。来人是谁？正是夏连凤。

夏连凤是滨田派来的。“嫂子，我来看您啦！这都是节大哥把您害成这个样子啦！”夫人脸色一沉，不爱听。夏连凤接着说：“嫂子，节大哥不对呀！他任性胡闹，听了人家几句话就领头罢工，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不过，嫂子，您先别着急，无论如何，我得托人救您，决不能让您在监狱里受苦，否则兄弟心里受不了。嫂子，您说，我大哥到哪儿去啦？”夫人一边听，一边看夏连凤的神气，觉得不对，心想：以前夏连凤不是这样啊！怎么两天不见就阔起来了呢？哦！聪明的夫人一想：日本人去抓振国，说不定就是夏连凤告发的，不然，鬼子怎么会这么清楚呢？夫人用眼睛盯住了

夏连凤的脸，夏连凤浑身都觉得不对劲儿，不由打了个冷战。

“嘿嘿！嫂子，您说吧！”“我说什么呢？”“您说节大哥在哪儿？”“呸！振国不认人，怎么交了你这样一个败类！”

“嫂子，您别骂我呀！”“滚出去！你不要站在我面前，走开！”“嫂子，我这是为了您呀！”夫人把头一扭，不再看他了。夏连凤说：“这是怎么了？好心好意嘛，怎么惹得嫂子这样生气！嫂子，您好好想想吧，日本人可厉害呀！喏，别说一个女人，就说我吧……”夏连凤说到这儿，偷看了夫人一眼，没趣地说：“得了，别往下再说了。嫂子，您会慢慢明白的。”夏连凤的企图没能实现。他不可能从夫人嘴里套问出节振国的下落。最后，叫夫人给轰出去了。

夏连凤走了，夫人心里很难过，心想：振国怎么交了一个狼心狗肺的人呢？一转眼，三天的时间过去了。

第三天晚上，阴天。云生东南，雾长西北，“咯啦”一声雷，“唰啦”一道闪，这雨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就在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后窗户，低低的声音在喊叫：“嫂子！嫂子！”夫人一听，这是谁啊？又是夏连凤？不可能。怎么在铁窗外面喊我呀？节夫人扭头一看，正好“唰”的一道闪，借着闪电看得清楚：一张熟悉的面孔，什么人？正是和振国结拜为盟兄弟的老三——杨作霖。“啊！是你。三弟，你从哪儿来？”作霖一摆手，不让嫂子多讲话。“嫂子，我来救你，你别着急。”说完一转身，顺着监狱的房后面，转到过道里。好个杨作霖！怎么？浑身是胆啊！他转到过道，一伸手从腰里拔出了匕首，用匕首的把儿轻轻敲打墙上的砖，发出了“嗒嗒”的声响。有两个鬼子正在巡逻：一个由西往东，一个由东往西。这是两

个流动哨。其中有一个家伙走着走着，听见墙脚附近有动静，可是，等鬼子走到墙跟前，声音又没有了。鬼子纳闷儿，回头看了看他的伙伴儿，那个鬼子已经到西头啦！他没有跟伙伴打招呼，端着枪就转到房山夹道儿来了。鬼子刚一转身，就看见眼前有个人——“嗯！”鬼子刚一愣神，作霖往前一抢身，真快呀！匕首“噗！”的一声，在鬼子肋下，刺入心脏，鬼子一声没响就躺下了。这时候，那个鬼子从那头儿“咯噔，咯噔”又转回来了。这个鬼子转过身来一看：自己的伙伴儿趴在房山夹道儿里头，两只脚还露在雨中。这个鬼子心想：这家伙哪儿不舒服了？为什么走着走着躺下了？你往房檐底下躺啊！两只脚怎么还被雨淋着啊？一会儿来了查狱的就不好办了。这个鬼子过来冲躺在地下的说了几句日本话，不见回答；又过去踢了一脚，不见动弹。鬼子毛了，他刚一愣神，作霖真快呀！“唰”就到了鬼子跟前：“啊——”鬼子一句话还没喊出来呢，作霖的匕首就扎到第二个鬼子身上，又把这个鬼子刺倒了。“噔 噔 噔”，作霖跑到牢门前，牢门紧锁着。钥匙呢？可能在鬼子身上，作霖又跑到鬼子跟前，用手在鬼子身上一摸，摸到了一串钥匙，他刚把钥匙拿到手里，就听那边有了动静：“哎！干什么的？嗯！”“唰”电筒的灯光象一条白线照了过来。作霖急忙一闪身藏到墙垛子后头了，伸手掏出了手枪。作霖哪来的手枪呢？现在咱们暂且不表。单说作霖把枪往起一举，“砰”就把手电筒给打碎了。拿手电的那个人吓得一蹦出去五尺多远。“哎哟！了不得啦……”他的话音没落，“呼”又是一枪，这家伙就趴下了。

作霖的枪法不错呀！百发百中。为什么？赵各庄矿区